

我只知道海子是诗人,这才发现,原来他还写小说。

或许,有人会不同意它们是小说。确实,跟我们熟悉的小说不太一样:它们跳跃、随性,摒弃情节驱动,以意象、隐喻、抒情为核心;它们的价值不在叙事技巧,而在于语言的纯粹性、情感的烈度、对生命本质的追问,是海子诗性品格的又一种展示。作为书写者,海子认定它们是诗歌,或许是因为它们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他在小说的领域里,又多了一种发现世界、发现自我的方式。

海子说:“我的所有的主人公都只开了个头,就在那里等待,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等待和沉默的期待。”“我又一次重新开头。我总是在开头。我总是在开头。”“如果谁以后编辑我全部的小说稿子,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全集起名为‘开头’。”

这部集子收录了海子生前未刊登的十余篇遗稿,均为首次面世。遵循海子本人的意愿,它被命名为《开头》。这些作品大多未完成、片段化、开放式,故事悬而未决,人物倏忽隐现,是一种创作的“原初状态”。

《少年时代》采用自传体第一人称。“我”的初中三年像“生活在一个潮湿的胎衣里”;雪天上学的寒冷、

作为小说家的海子

□林 硕

饥饿时水煮白菜的香味、打架时的莽撞、刈草劳作的疲惫……这些身体记忆与精神初醒熔于一炉,构成了对世界的本真感知,也为他后来诗歌中“大地”“麦子”“疼痛”等意象埋下了伏笔。

《大草原》承载着海子对生命、爱情、精神原乡的叩问。小说围绕“我”在草原的漫游与幻象展开:远远地奔向这个镇子的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黑夜里坐着一个衣裳洁净的盲人;那个雪山的女儿,就像闪电那样明亮,那样美丽,这种美丽带着一种突然的、命定的色彩;盲石匠的爷爷的爷爷就已经开始修建这座石门,远远看去,这扛着高原上全部蓝天的石门,像盲人的一只眼睛……

“蒙昧时代三部曲”(《庄园》《寨子》《渔村》),以封闭的乡土空间为载体,用诗化语言与寓言化叙事,勾勒出蒙昧状态下生命的原始张力与精神突围。废弃的庄园积灰结网,新年没有阳光,一只母鸟选此筑巢,诞下新的生命;三兄弟宰了一头牛,寨子里的人都被请到家里吃牛肉,牛皮鼓咚咚作响,仿佛召唤着什么;姐妹俩正在海边织一张大渔网,用来

对付那条特别大的鱼。以一只鸟儿的视角看去,她们披着海草斗篷坐在那里,海面上月亮很好。

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熟小说,而是诗人的精神絮语和艺术实验。叙事技巧让位于情感与哲思,作品由关键细节和瞬间感受构成主体,以其“未完成”实现对“未竟”的肯定。海子说他“总是喜欢开头”,他几乎所有的小说和诗歌都开了个头,就放在那儿了,“他们全都在等着生长”。因其未竟,这些作品更完整地呈现了他对生命、自然、存在的深刻思考。它们是海子诗歌的延伸、精神的独白、未完成的人生史诗,内蕴着一个天才诗人对世界、生命、爱的全部赤诚与痛苦。

书中收录的四幅手稿影印,让读者对海子的记忆有了具象的落点。我们仿佛能看见青年查海生伏案疾书的样子,看见他将心底的情愫与对世界的感知,一笔一笔楔入字里行间;那些潦草的字迹、涂改的痕迹,都是诗人生命温度的直接印记。

如果说海子的诗歌是烈火,热烈而决绝,那么他的小说就像是春风,温柔而有力量,蕴含着生长的疼痛。在不到七年的

创作生涯里,海子将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字:诗歌是他面向世界的呐喊,而小说则是他与自己的对话。这些手稿中的文字,没有经过世俗的打磨,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更能展现海子纯真的模样。他不仅是向着太阳的诗人,写下“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的孤绝,也能描摹出少年心事、草原情愫的萌动。就像他在诗歌中融合了质朴的抒情与大胆的实验,《开头》也在小说的形式中,延续了他对文字的创造性探索,让诗性与叙事碰撞出特殊的火花。

“我是遥远的春天的痛苦之子。”在这个春天,阅读《开头》,一百个海子在春天复活,在春天生长。



《开头》
海子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读书不在多寡,不在忙闲,而在存心致知,学以致用,唯有善读书者,方能以书增智、以史鉴行、立身成事。



擦亮生活

□康志远

我们总习惯抬头仰望城市里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赞叹各类品牌别具创意的广告,却很少留意:灯火通明的背后,是一群清洁女工日复一日、反复擦拭的身影。瑛子的《擦亮高楼》,正是一部聚焦清洁女工群体的非虚构作品。

作者瑛子,本名王瑛。从幼儿园教师岗位退休后,应聘成为某楼盘的清洁工。以亲历者的视角,她记录了一群年近六十岁的清洁女工:每日清晨五点,她们身着青蓝两色工装,穿梭在售楼部的走廊里,用抹布擦亮高楼的每一处角落,用扫把清理散落的垃圾。这本书既是清洁女工们的生活纪实,更是一部写给城市体力劳动者的生命史诗。可以说,没有这些可爱的平凡劳动者,就没有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沉甸甸的发展成果。

瑛子没有以教师的视角俯视这份工作,而是以一名普通清洁工的身份彻底融入集体。她不歌功颂德,也不刻意美化,而是如实书写、不加修饰,真实记录清洁女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这样的书写,更真实生活的烟火气息,也更能触动人心。

在《更年期的清洁工》一章中,作者写道:“她们认为从贫瘠的土地里逃脱出来,能进入这座城市,能有挣钱的机会,就应该感恩。”这些清洁女工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背井离乡,却始终坚守内心的善良与纯真。梅大姐为供养两个读研的女儿坚守岗位;撒洗衣粉的琼,动作轻柔得仿佛在播撒春天的谷种;还有喜欢给村里姐妹买绣花衣服的广西大姐……她们会分享老家带来的特产,会主动给生病的工友顶班,也会安慰朝夕相处离职的姐妹。她们吃过太多苦,却始终对生活怀揣美好向往,感恩生命赋予的一切。

在《洗围院》一章里,作者写道:“湖北高个子女人心里踏实下来,她对待每一片树叶都没有怨气,她用女人的爱与细心把树叶捡起来。这样一来,我看见她弯腰捡起来的不是树叶,而是一张张钱,有着幸福的感觉。”在旁人眼中不值一提的重复劳动,在清洁女工手里,却被赋予了热爱与敬意,成为一种朴素的艺术。老话说得好:你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怎样回馈你。她们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心中有阳光,何处不是春天。

同时,作者也在书中点出了快节奏生活下的一些现实问题:售楼部的书架上琳琅满目,却无人翻阅,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摆设;休息室里,一些年轻人只顾埋头打游戏、看动画片。这构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年近六十、收入微薄却依旧热爱劳动的清洁女工,一边是手握大把青春却消磨时光的年轻人。我们总在追问人生的意义,总想做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很多时候,“想”永远没有答案,“做”才能生出结果。切勿忽视一点一滴的力量——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本身就是一种不平凡。

《擦亮高楼》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平凡生命散发的善意光芒,也让劳动的价值被更多人看见。当我们享受着一尘不染的环境、感受着贴心的服务时,别忘了有这样一群人:她们隐于幕后,用双手擦去尘埃,给世界带来洁净与温馨。



《擦亮高楼》
瑛子著
花城出版社

鉴梅

□张明俊

我一直主张人与人之间需要礼尚往来,但以“敬”与“信”相待足矣,不必太讲究物质互赠,要送也只送纸质书籍。因为书最能彰显“礼轻义重”,最能把心意放大。不想承,如今以书作“礼”,这份“礼”已经越来越不轻了。

在全球图书出版界最权威的赛事中,来自中国的《梅鉴》脱颖而出,被誉为2026年“世界最美的书”。

当朋友把《梅鉴》送到我手上时,我竟觉它是一件“醉美”的艺术经典:字在画中游,画在云中飘;诗在梅间吟,曲在纸中绕。

梅花傲雪绽放,历来被视为中国文人孤高清雅、坚韧不屈的精神象征。一首歌中唱道:“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梅鉴》的出版,是一次行业间的跨界联动,是一场因梅而起的文化雅聚。书中的每一页,都藏着众人对梅文化的热爱与对图书品质的坚守。

一本书从无到有,最扎实的根基便是文本,否则再好的创意都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木。曾出版《苏东坡的下午茶》《东坡有佳作》的陈鹏老师,在序章《中国梅接受史》中,系统梳理了梅花的文化脉络,为本书提纲挈领,打下沉稳根基。

领衔设计《梅鉴》的许天琪,作品曾六度荣获“中国最美的书”殊荣。此次研读文本后,她以超凡想象力,将梅花精神转化为独特的美学表达。设计深入梅文化肌理,与文本内容高度同频,将“质感设计”做到极致,真正让《梅鉴》的“美”立体可感。

我认同一种说法:这本书就像一个小型展览。的确,以策展眼光重新审视,更能读懂此书的内容设计与版面编排。设计师此前曾在博物馆从事策展工作,跨行业的认知与经验,让设计运用游刃有余。

翻开《梅鉴》,这部梅花主题文化随笔集,作者陈鹏以《梅花喜神谱》中的八种梅花形态为蓝本,提炼为蓓蕾、展叶、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熟成八态,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画、曲、景、器、香、酒,以八个章节系统铺展中国梅接受史,讲述李清照、苏东坡、宋徽宗、孟浩然、林逋等爱梅、写梅、画梅的故事,探究

《梅花三弄》等经典词曲的源流,彰显梅所代表的清高、孤傲、独立品格,点明梅文化在中国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是对梅文化的一次深度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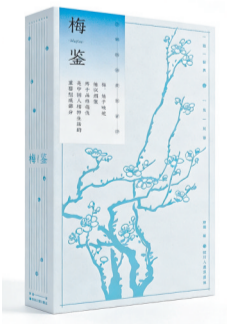
书中收录100多位名家名作,配以艺术家亲笔手绘的38幅梅花笺,以及全球博物馆的梅花珍品。其中《烟笼玉树图》采用超长拉页设计,可独立装裱,让艺术真正走入生活。

据我所知,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强调“弱感之美”。在我理解中,这种“美”绝非设计表达的弱化或妥协,而是以克制、内敛、本真为核心的设计范式。而材质作为书籍的“第二语言”,将“弱感”蕴含的诗意,转化为读者可触摸、可感知、可共鸣的具象体验,真正实现五感阅读,彰显纸质书籍独有的魅力与不可替代的价值。

全书宛若现代版“龙鳞笺”,合装于函套之中,既保证内容逻辑清晰,又实现整体浑然一体。气质营造上,以“不知是雪是梅花”为意境核心,编排上运用大量留白与极简构图,材质选用轻薄柔软的冷白纸张及半透明物料,图片调色刻意控制在低饱和度,最终营造出专属于梅花的孤冷诗意与雅致意境。

《梅鉴》之美,藏于形,精于骨。这份梅花风骨,是《梅鉴》的内核,它让世界看见中国对美的理解与对传统的敬意。静展书卷,梅香袅袅间,与千年风雅同享清欢。传统从不会老去,一如梅花,岁岁枯荣,精神永新。

若想赠人一份承载千年风骨的礼物,这本书堪称上佳之选。它不是“最美”并不重要,在我心目中,它已够得上“醉美”的审美。



《梅鉴》
陈鹏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古文润心韵自生

□黄志专

不知何故,于书、于文,我尤喜古文。虽有时读得吃力,不甚解意,甚至有些“囫圇吞枣”,却也乐在其中,笃行不怠。

小时候,走上街头,见代书人书写寄往南洋的侨批,尽是“纸短情长”之语,文句言简意赅,读来回味无穷。譬如向海外亲人诉说家计艰难,只一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便将辛酸道尽;又譬如报平安,不过“阖家安康,勿念”六字,却能暖人心扉。初见这般文字,心中便生出莫名的喜爱与亲切,竟有几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情愫。此后,每每看书读报,偶遇此类凝练古雅之语,便有意无意地抄录留存。闲暇之余,不时翻看温习,恰如“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作文之时,偶尔援用一二,总能博得老师青睐,斩获高分。

时至今日,犹记一次老师布置作文《给老师的一封信》。彼时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竟在信中硬生生嵌入“不坐春风,倏忽经旬”“疏奉教言,寒暄几易”一类礼仪谦辞。本以为不过是胡乱拼凑,不值一提,不料竟博得老师与同学交口称赞。此文还被老师当众点评。那一刻,我坐在座位上,耳根发热,心中却似有春风拂过,那种窃喜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对古代文学愈发钟爱有加,时时为之会语、倾心对谈。平日购书或往图书馆借阅,亦多是古文典籍,诸如清代沈复《浮生六记》、李渔《闲情偶寄》等,皆常置案头,中国四大名著,更不必多言。阅读时,遇不识之字便查字典,或结合文下注释,边读边思,边悟边解。读得虽慢,但久而久之,理解能力便在不知不觉中稳步提升,阅读也日渐从容轻快,这大抵便是日积月累的收获吧。

在古文之中,我尤爱诗赋。二三十岁时,曾背诵古文近百篇,《出师表》《蜀道难》《离骚》《桃花源记》《岳阳楼记》《滕王阁序》等,皆烂熟于心。彼时未必能尽解其意,只觉音韵铿锵,读来满口生香,趣味盎然。如“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

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不仅熟记于心,更一一抄录于小册,时时翻阅。有时恰逢适宜场景,便在众人面前吟诵一二。

岁月流转,当年所记的诸多篇章,渐渐被日常的“柴米油盐”冲淡,渐次淡忘,直至了无痕迹。有些句子,明明萦绕嘴边,却怎么也捞不起来,恰似沉入人生水底的石子。然而,古文辞句浸染而成的雅致气韵,早已深入骨髓。那份“润物细无声”的滋养,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融入骨肉之中。偶尔提笔为文,常有佳句不期而至,为文章平添几分文采。

日常撰文信手拈来、左右逢源,想来皆与早年勤读苦记、日积月累密不可分。即便偶出之句未必尽善尽美,于行文当下,亦是一番意外之喜。

“腹有诗书气自华”,常怀一份喜爱与敬畏,朝夕浸润其间,于陶冶性情、涵养身心,大有裨益。而今回头想来,那些年磕磕绊绊读过的古文,那些背了又忘、忘了又背的诗句,其实从未真正离开。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的笔尖,活在我“看云听雨”的闲暇片刻里。诚如陶渊明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古文润心,韵自生矣。



(CFP图)

书卷有情

新书快读

《四十六岁,大雪》

内容简介:

四十六岁那年,她的世界落了一场大雪。不是逃离,她只是推开家门,走向附近的公园。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普通女性在失去挚爱后,如何继续生活的故事。她以博物爱好者的敏锐和作家的笔触,将深切的个人伤痛与对万物生灵的虔敬观察融为一体。这场“大雪”,最终成为一场向死而生的精神跋涉,让我们看见,生之痛楚,原是自然最磅礴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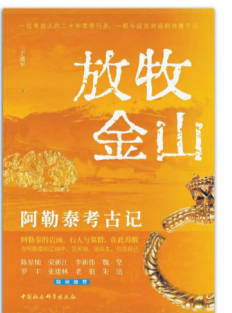


赵艳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放牧金山:阿勒泰考古记》

内容简介:

二十年扎根阿勒泰,十七载深耕草原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以牧人之心探千年文明,以诗人之笔写考古亲历,带来这部与远古对话的田野手记。作者以亲历的发掘现场作为线索,串联起阿勒泰地区的考古发现,静默的岩画、伫立的石人、沉睡的墓群在此苏醒。考古人立身旷野,一笔一画写下自己行走至今的求索、笃行与体悟。



于建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精彩书摘

●世上真不知有多少能够成功立业的人,都因为把难得的时间轻轻放过去而致默默无闻。
——莫泊桑《一生》

●纵使世界给了我一个又一个寒冬,我也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耕种春天。
——卢思浩《此刻是春天》

●拿相机的人在对面楼里按下快门,窗户周围四边形的黑暗镜框一样包围着春天,我站在春天中间。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我们要把每一天都看作是一个小小的生命:醒来是出生,晚上睡觉是死亡。
——叔本华《人生智慧箴言》

●人生生是这样的糊涂,盼得春来,又要把春辜负。
——郭沫若《献诗》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陶勇《目光》

茶余饭后